

民俗典故

象山历史上的赛稻花会

□沈学东

赛稻花会,又叫火把会,是流行在六月的一种民俗活动。清朝,墙头一带非常盛行。民国《象山县志》记载:“六月间,沪村赛稻花会。以十余岁童子,饰作故事,夜则燃竹炬夹之行,又名火把会。是日,男女俱出现。”根据县志记载,墙头镇各农村赛稻花会的活动时间不同。舫前村在六月初六,溪里方与岭下屠村在六月十七。墙头和方家岙居民多欧姓,所以举行赛稻花会的时间相同,都在六月廿日。

墙头地处西沪港沿岸,易受海风侵害。《蓬莱清话·海风》:“夏秋间海风甚大,俗谓之风痴。发则自北而东,东而南,南最猛烈,转西乃止。发时必兼疾雨,四面击激,无隙不入,故墙屋遭之多崩颓,草木遇之多损拔。若驾潮北涌,则沿海田塘有不能保矣。每年值暴日,如六月二十、七月十五、八月初一,皆其期也,或一日二三日不等。刘向《岑表录异》亦曰恶风。苏过赋《飓风》,即此也。”根据墙头的地理环境和赛稻花会举行时间等推测,追溯赛稻花会的起源,或与海塘有关,目的是祈求海塘堤坝经受潮浪考验,保护农田设施,从而获得丰收。

赛稻花会集中在每年六月举行,这是稻禾扬花的时节,或许是害怕干旱成灾,或许是害怕海风成灾,减少稻谷收成,所以人们很简单地把稻花会的举行归结于祈求农业生产的丰收,表现在活动形式上,干旱则晒龙王求雨,潮涝则驱逐蜃精等。

县志里记载的儿童扮演的故事,有据可查。根据老辈人传说,旧时,干旱则“晒龙王”求雨。打龙王求雨,俗称晒龙王,仪式颇为隆重。首先,从庙中请出龙王菩萨,或者从外村庙里借来龙王,放在天井,让龙王感受烈日煎熬,以求感动上苍,天降甘霖。晒龙王时,每户人家心要诚,斋戒食素。曝晒三日,村民集结,赴龙潭请“圣”。龙王神位坐轿,八位青壮年抬轿,有鼓琴、台阁、鸣锣开道,前头执肃静回避等銮驾,小孩执小旗,信众不戴帽,穿蒲鞋、草鞋。在龙潭坑,道士念经祈祷,用网兜从水潭捉得鱼或泥鳅,称“龙圣”化身,放入净瓶,恭迎返回。回到村庄后,族长迎接,双手供上台棚内“龙座”,派人日夜守护,众人顶礼膜拜。如果巧合,天降甘霖,是为灵验,就将龙王送回龙潭,演戏谢圣。县志记载,打龙王,村童乘夜往数里外窃龙王菩萨塑像。“既昇归,午夜以鼓乐绕哄之。翌日午,童皆盛设旗帜,并敲乐器,昇之,沿村以巡,三日始止。往往有雨验。非偷则不灵也。”六月十日,村民皆赤膊分队,以拳棒互相搏击。此日,村民不准头戴遮

物之类。

象山的传说中,龙出阵则风雨大作,蜃爬月则潮涝频发。“蜃”,即聚集在天空西面的雾气。《蓬莱清话·白蜃》:“秋稻熟时,有白气夜慢之,岁必大减,俗谓之白蜃。然予尝于雨后月上时,见西方有气相映,与虹无异,色全白,此真白蜃矣。”舫前白岩山有白蜃神的传说。据记载,“白岩山石门岩,岩有白蜃神,或称为杨府神,不知其何姓,向传神有碗出借。道光年间,有事家欲借神碗,先期叩岩默祷,明日往,则如数在岩侧矣。神又尝就人家诊病,多愈者。或有愈后往岩问杨姓者,拟酬谢之,无所见。有老人告以是神非人,始骇然。故得以杨府神称之”。因此村人于每年六月初六日备酒肴祭之,否则其年谷不熟。姚燮《西沪棹歌》云:“石门天半蜃神宫,石巘天斜树郁葱。我有一筹从汝借,愿身常健岁常丰。”白蜃是一种自然现象,这种天气状况,因为过分潮湿,会伤害稻谷抽穗。故《蓬莱清话·白蜃》云:“(白蜃)说亦见《猗园》妖孽部,名蜃精,人鸣锣击鼓,喧沸其下,谓之逐蜃。”《猗园》是明朝万历癸丑年间钱希言撰写的小说,多记载神怪之事。第九章《妖孽》记述,蜃成精,人们用铜锣喧声,用火把逐妖,驱逐蜃精。以此估计,赛稻花会在明朝已经在举办。

咸丰年间,镇海文学家姚燮客居墙头舫前村,为赛稻花会作《西沪棹歌》:“兰冠荔袂饰蛟童,鼙鼓喧阗竹炬红。村女压膝看故事,红衫都带稻花风。”俊美的少年头戴兰冠,身穿荔袂,强壮的青年手持燃烧的竹炬,在喧闹的鼙鼓声里,村女都走出家门,聚集在田埂上,观看赛稻花会,和风吹来稻花的气息,粗麻衣里渗透了稻花的香味。

这首诗歌客观地描绘了赛稻花会的盛况,不仅描述了赛稻花会活动的部分内容,而且记载了墙头百姓在清朝末年的生活状况,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容。

夜晚的火把节,十余儿童作“台阁”,“打脸谱,吹龙笛,击鼙鼓,皓齿歌,细腰舞,饰故事”。男壮青年举着燃烧的竹火把,抬着当镜圣神大帝,沿田埂行会,鸣锣击鼓,吹号,形成长火火龙。全村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观赏,成为活动的参与者。

咸丰年间,流行的服装是红衫。《说文》:“红,麻属。细者为红,粗者为纁。”《诗·陈风·东门之池》:“东门之池,可以沤纁。”纁布,也叫麻布,指苧麻织成的粗布。宋人称纁丝为“纁子”。火把节活动道具是竹炬,墙头生产毛竹,也叫猫竹,这都反映了墙头

百姓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。夜晚,“村女压膝看故事”反映了男女无大防的民风。

稻花会开始时,活动场地大多在稻田田埂。民谚云:“稻花打背脊,一斗米一月。”穿行在田垄之间,稻花打人,使人充满了希冀。以墙头镇方家岙为例,举行火把节,从前庙出发。方家岙前庙,因在方家岙村头上欧门口得名。1915年,前庙年久失修,破烂不堪,村民合议筹资重修。庙址于村前迁移到大雷溪之东,西沪港之南,沈家岭岭顶。因岭顶有棵百年香廉树,树内有洞孔,洞孔供奉佛像,因名香廉庙。香廉庙共三楹,坐东朝西,部分建材取用前庙屋料。庙建成后,前庙东岳齐仁圣大帝被请入中殿供奉,香廉树洞药师菩萨和黄牯岭山亭灵峰葛仙翁祖师被请入左殿,山坑凉亭茅山菩萨被请入右殿。沿村周边田埂行走,按故事内容,展开情节,长龙火把,映红夜空。绕圈子一周后,人人手执彩旗或小旗,云集后庙。后庙位于方家岙村北,本是两间石垒小屋,供奉当镜圣神大帝。清光绪三十年(1905),欧氏三房房长倡议重修,方家岙村民踊跃响应。建成后,后庙坐西朝东,二十三楹,柱九十九根。山门外侧围墙高耸,围墙南北有大门甬道。后庙是举办赛稻花会的主要场地。

赛稻花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戏。据说,打龙王求雨要延续三日三夜。期间,村妇在方家岙村后庙守夜,庙内大红香烛燃烧,香烟缭绕。供桌摆放猪羊等牺牲品,祭祀菩萨。村里邀请戏班子,连续七天演戏,办酒席共庆。村里还成立了本村剧团,表演本地戏。除了台阁戏之外,踩高跷也常常表演。踩高跷也是象山的地方戏之一。资料记载,台阁戏、踩高跷多使用于春社,但是并不适合于舞台表演。赛稻花会,多在野外,空旷地方表演,所以可以采用这些地方戏。

赛稻花会是粮食收获之前举行的民俗活动。在赛会期间,村民邀请亲戚,走访朋友。本村和周围村庄百姓聚集起来,人山人海。民谚云:“九耕十二耘,打谷送丈人。”既说明墙头、方家岙等村庄民风淳朴,稻谷还未收割,就想着能够资助丈人家,又说明赛会期间,村民招待亲戚,花费甚大。赛稻花会也反映了墙头地区在清朝的农业经济状况。乾隆五年,进士袁澄经过墙头说:“余至其地,见黍禾被野,松竹交阴,山溪庐舍历历如画,族人肃衣冠出迎,其苍头白发者,隐然太古之民焉,少幼者多秀洁而文,余者皆天真浑朴,唯力田务本以为生。”袁澄描述的生活状况,正是赛稻花会存在的社会基础。

投稿 E-mail: ljz@cmb.com.cn

中国福利彩票
CHINA WELFARE LOTTERY

有“福”同享,有“彩”同乐



他用2元钱结束半生漂泊

在“双色球”第2017080期,宁波北仑地区惊爆1注一等奖,奖金有641万元之巨,根据系统数据显示,这注大奖出自于一张面值为2元的单式票。谁有这么好的运气?仅花2元便击中了641万元大奖!2017年7月14日上午,幸运儿刘先生(化姓)现身宁波市福彩中心兑奖室,揭晓了这一切。

在提笔填写兑奖单据之前,刘先生扯了几张面巾纸,草草地擦去了手心和脸上的汗水,看着刘先生黝黑的皮肤和健硕的身材,工作人员带着好奇问道:“您从事建筑行业?”“嗯,在工地做工。”刘先生没有任何思索便接下了话茬,并表示自己如今中了这么大的奖,打算改行回乡,结束这半生的漂泊。

生存是规则 福彩是选择

“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回乡生活,但条件不允许。”在与工作人员闲聊的过程中,刘先生很直白地说出了心中的无奈。据了解,刘先生接受义务教育后,在家人的安排下去了工地做学徒,出师后便开始了跟着工程四海为家的日子,这些年来,新疆、东北、海南、贵州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,也在这期间,他与“双色球”结了缘。

“买第一张‘双色球’是在2006年,只想给自己一个希望,一个选择的机会。”谈及购彩,刘先生

用简明又朴实的话语,表达了这11年来的坚持。刘先生说,从小到大“选择”一词对于他而言一直是奢侈品,如今自己上有老下有小,家里都指着自己的这一份收入,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规则,他只能咬牙承受。但福利彩票不同,他可以选择买或不买、买什么票种、买多少钱、买什么号码。说到这里,刘先生指着中奖彩票上的号码说道:“这注号码就是我自己选的,里面有我孩子的生日。”

洗澡时也带着中奖彩票

你有想过自己会中这么大的奖吗?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问,刘先生笑着摇了摇头,表示:“由于自己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千元的收入,在‘双色球’方面他一直只投入2元钱,根本没有幻想的理由。”7月11日,在福彩代销点买完彩票后,他依旧随手将彩票往钱包里一塞,也没有去查询当期的开奖号码,因为他觉得按照以往的经验,自己多半又是献了爱心。

然而在两天后的“双色球”开奖日,又去代销点购彩的刘先生在开奖公告上看到了一注熟悉的号码。“当时我拿出彩票核对了一下,发现全对上了,我第一反应是,是不是老板写错号码了?”为了验证这一切,刘先生立马用手机查询当期的开奖号码,



结果跟开奖公告上的丝毫不差。

得知中奖后,刘先生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回到工地宿舍的,待心情稍微平复后,他把彩票藏在了自己贴身衣物的内袋里,连洗澡时也带着。“现在放心了,晚上也睡得着了。”办理完兑奖手续后,刘先生舒了一口气。